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三十四回 劉彥威三敗貝州城 胡永兒大掠河北地

從來叛亂數應然，也是朝廷政未全。試看聖明全盛日，放牛歸馬任安眠。

話說大宋慶曆年間，仁宗皇帝雖然聖明，卻被奸臣夏竦蒙蔽，引用王拱辰、魚州詢等一班小人，造言生事，謀害忠良，一連罷去了六個賢臣。那六個？文彥博，韓琦，富弼，范仲淹，歐陽修，包拯。他六個都是老成練達，肯替國家做好事的。自六個去後，夏竦受樞密使之職，專一妒賢嫉能，招權納賄。所以州縣多有貪官，天下不得太平。西夏反了趙元昊，廣南反了儂智高，都未收復。今日貝州反了王則，也為著貪官而起。當時貝州一州的官，只走得通判董元春，提點田京。兩個逕至京師，把反情奏知朝廷。仁宗天子聞奏，便召樞密院官商議。夏竦奏道：「此乃知州張德不放錢米，一時激變軍心，非地方之反叛也。不煩聖慮，臣保一人乃冀州太守劉彥威。此人將門之子，文武雙全。只消此人領著本部人馬前去，相機剿撫，可保無虞。」仁宗准奏，即忙傳下聖旨，令冀州太守速領本部人馬，逕往貝州，或撫或勦，一任便宜行事，事平之後，論功陞賞。

這太守姓劉名彥威，雖然是文科出身，家世將門，精通韜略。使一柄大桿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

當日接了敕警，便請都監茹剛商議。茹剛道：「聞得貝州一夥妖人作耗，廣有神通，須當量力而進，不可輕敵。」劉彥威大笑道：「劉某曾讀詩書，自古道：『邪不勝正』，吾仗天威討誅反賊，有何懼哉！」當下擇個吉日，點起本部五千人馬，茹剛領一千人為前部先鋒。牙將段雷，領一千人馬為合後。自己統三千人馬為中軍。一齊進發，殺奔貝州來。

卻說貝州報子探聽得劉彥威起兵，飛馬來報王則。貝州一州人都慌了。王則雖然學得些武藝，從未經過戰陣，也不免恐懼。急請左黜、張鸞、卜吉三個人來商議。

說話的，問你彈子和尚到那裏去了？看官有個緣故，那和尚三遍到白雲洞袁公處盜法時節，曾到白玉香爐前誠心禱告，發願替天行道，不敢為非，只為不識天書，虧得聖姑姑辨認。就同聖姑姑和左黜三個，一齊修鍊。因見聖姑姑說：河北三十六州合當換主，眾人該得輔助王則，除滅貪官污吏，這都是天數。彈子和尚信了這般言語，所以把善王太尉三千貫錢相助王則，散與兩營軍士，以後眾人去殺州官，和尚就躲過一邊，不曾同去。為何的？一來是佛門中出身，又是慈長爺手下長大的，終帶三分慈悲之意。二來他心靈性巧，既說過了願，常把替天行道四個字存在胸中。就窩惱包龍圖，也是包龍圖先要去拿他，卻不是他惹禍。今日雖然信道天數，也要觀其動靜，不肯出身露體生事造業。這裏王則據了貝州城，那和尚自在城外甘泉寺裏居住。

只有左黜等三人朝夕共事，故此今日王則只請他三個商議。癩師道：「打聽得他那裏有多少人馬？」王則道：「有五千人馬。」左黜道：「便是他有五萬，亦不足慮。這裏兩營共有六千人，留一半守城，一半迎敵，看我左黜本事。」王則親到教場點軍，只見軍中走出兩個新添統領的教師來，一個是張成，一個是竇文玉。參拜過了，稟道：「兩營軍士受了主帥大恩，並無寸報。某等情願各分本部一千五百人出城，乘他安營未定，殺他一陣，挫他銳氣，使他不敢正眼觀俺貝州。」王則大喜，各人賞了披掛一副，戰馬一匹，點了三千人馬，犒賞已畢，吩咐來日出軍，小心在意。

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兩個統領便全身披掛，整軍馬，大開城門，分兩路殺將出去。癩師看見他去得雄猛，且教他試探來兵虛實，也不阻擋。且說張成引著一千五百軍先行，約出城三十餘里，地名傅家■，恰好遇著冀州先鋒茹剛軍馬。正欲排開鬥勢，準備廝殺；竇文玉軍馬又到了。茹剛領這一千軍喘息未定，怎當這裏兩支三千生力軍忽地衝來，況且寡不敵眾，立腳不牢，四散奔走。茹剛連斬數人，只是按捺不住。張成、竇文玉，見敵軍亂竄，兩匹馬一齊拍動上前，來擒茹剛。茹剛力敵二將，全無懼怯，鬥了二十餘合；見貝州軍泰山般圍裹將來。回顧手下祇剩得一人一騎，無心戀戰，殺開條路而走。張、竇二將恰待追趕，報馬來到冀州大軍到了，相距十里之外，二將不敢進逼，慌忙收軍，轉回貝州。把軍馬扎住城外，二將入城見了王則，稟道：「冀州前部先鋒，已被小將殺得大敗虧輸，正欲追趕，怎奈劉太守大軍已到。小將只得收兵，現屯城外，專候主帥鈞旨。」

王則道：「聞得劉彥威這廝手段高強。今前部失利，已滅威風。二位將軍便算第一功了。乘此銳氣便可住紮城外，防他攻城。明日交戰當令軍師們相助。」二將得令，連夜離城十里，紮了兩個大寨。各佔一寨，尚有敵兵來攻，互相救援。

卻說茹剛收拾得敗殘軍卒，來見劉太守謝罪。劉太守大怒道：「凡行兵者必須遠遠哨探，一有風聞，預作準備。你全不用心，致被賊人出其不意衝動官軍，紀律何在？本當斬首號令，交戰在邇，誠恐於軍不利。」喝教緝打一百，罰在後隊催糧草，倒換後隊段雷為先鋒之職。到傅家■下寨，探子打聽得張成、竇文玉率領賊軍離城十里，分為二寨住紮。劉太守笑道：「我知賊人無能為也。這傅家■乃是貝州咽喉之路，若賊人乘勝，就此紮寨截住來路，雖有十萬之師，安能窺其城下哉？今乃捨此不守，依城立營，吾破之必矣。」吩咐段雷道：「打劉字旗號先行，約到來日平明到彼寨前索戰。只要輸不要贏。引他到傅家■一路來，我自自有計。」段雷領計去了。又差帳下兩個校尉各領三百步軍連夜潛行，伏在他柵寨近側左右，等他們出寨迎敵，便去奪寨放火。又吩咐茹剛準備雲梯、火炮攻城之具。來日午時，在貝州城取齊。處分已畢，自己中軍少不得拔寨都起，別有號令不題。

卻說張成、竇文玉雖槍棒教師，實不通兵略。偶然初次出兵得勝，自誇其能，便看得不在意了。次日聞得官軍搦戰，旗號上打著劉字。張成、竇文玉都要建功，爭先出陣，各使一根鑲鐵槍，騎著戰馬，耀武揚威。望見官軍早已排成陣勢，門旗開處擁出一員將來。頭戴鐵盔，身穿繡鎧，手中掄一柄宣化大斧。二將道：「這不是劉彥威是誰？」二將更不打話，挺槍直取那將。那將握斧相迎，鬥上三十餘合，賣個破綻，叫聲：「暫歇！」撥回馬頭便走。張、竇二將招動人馬，儘力趕殺。那將且戰且走，約有十餘里，那將回身又鬥上七十合又走。二將不捨，只顧追趕。官軍撇下金鼓滿地，賊人亂搶。只見俊馬如飛報來叫道：「將軍休趕了，後面寨中兩路火起。」張成、竇文玉知道中計，著了忙，急引眾軍退後，部伍早已亂了。行不多路，只聽得連珠砲響，刺斜一支軍衝出來，為首一員大將，橫刀躍馬大喊：「反賊休走！劉彥威在此等候多時了。」二將從不曾見這般威容，先自心慌措手不及，被劉彥威手起刀落，先斬竇文玉於馬下。張成料走不脫，只得舞槍來鬥，不上三合，劉彥威瞋目大叫，嚇得張成手軟掄槍不動。被劉彥威馬頭先到，一手提下雕鞍，擲於馬下，眾軍齊上結果了性命。劉彥威麾兵掩殺，三千軍馬折其大半。有詩為證：

兵家料敵最先機，輕敵須知定喪師。

堪嘆教師矜小勝，一朝墮計盡輿屍。

再說王則聽得城外廝殺，急請左黜等同登城幫助。只見敗軍紛紛而至，叫道：「張、竇二統制已被殺了。劉太守兵隨後便到，快開城門則個。」王則教守門的放進，問其備細大驚，對左黜等道：「劉彥威英雄名不虛傳。列位有何退敵之法？」左黜道：「貧道已算下了。且教敗殘軍士守城。替出一千五百人來，貧道與張、卜二公各領五百，在我們三個身上大家殺他一陣教他片甲不回。」王則道：「每位五百人恐太少。」左黜道：「自有天兵鬼卒，五百人只將來擺樣助陣而已。」王則道：「全仗列位扶持，同享富貴。」王則便傳下號令挑揀一千五百精壯軍人，分為三隊。正在選軍未畢，只聽得城外喊殺連天，官軍已到。劉彥威吩咐段雷、茹剛一面準備攻城，自己跨一匹追風好馬，立於陣前，將刀頭指著城內大叫道：「貝州有會事將王則綁出來，獻與朝廷，免你一城人屠戮！」王則見他軍容雄壯，不敢則聲。左黜穿領布衫，仗一口劍，領著五百軍步行出城。將劍尖兒指著劉彥威道：「你會事領了人馬速回冀州，免納首級。若少遲延，教你一行人死於吾手。」劉彥威道：「你這廝是助王則的逆黨。看你的衣甲皆無，又沒馬匹，敢和我廝殺。可惜你殘疾之人，還不夠我一刀哩。」左黜道：「我不與你鬥口，教你看我手段則個！」劉彥威在陣前施逞刀法欺敵左黜。左黜用劍尖一指，喝聲：「疾！」只見面前捲起一陣狂風，吹向官軍陣裏，黃沙撲面，一陣都開眼不得。劉彥威叫聲：「罷了。」撥回馬頭便走，被左黜領軍大殺一陣方才轉去。

劉彥威直走至二十里外，方才風息。計點軍馬，三停損了一停。不多時，段雷、茹剛引軍都到，問其緣故，稟道：「小將正欲

攻城，只見大風飛沙走石，料得賊人妖法，恐有摧折，收軍而回。」劉彥威道：「吾不知賊人伎倆，誤墮其計。且只在傅家■休息三日。吾自有計破之。」吩咐軍中每人預備青紗眼罩一個聽用。

到第四日，四更造飯，五更起身。只選五百匹好馬，五百名長槍手，都帶眼罩在身邊，以防備風沙。一遇賊軍不論好歹，便直衝過去，用長槍刺殺之。段雷、茹剛領軍為左右翼，一等中軍殺入賊軍，兩翼便圍將來。務要殺他個盡絕，休要走脫一個。

卻說左黜勝了一陣，王則心下稍安。連日哨探雖然不見動靜，守城的也不敢懈怠。到第四日，報導官軍又到。張鸞道：「前日癩師立功，今番輪該貧道了。」卜吉道：「徒弟替吾師一行也。」引了五百步人飛走出城。你道卜吉怎生模樣？

頭挽雙丫髻 身穿綠錦袍 凶睛眉打結 橫肉臉生毛
仗劍諸神伏 揚聲百獸嗥 鄭州無運客 天下有名妖

劉彥威只道原是這癩子出陣，今番換了一個又不知什麼妖法。莫等他做手腳，只管衝突前去便了。只見卜吉不慌不忙，口中唸有詞，喝聲：「疾！」把兩個衣袖望前張開，袖裏奔出千千萬萬豺狼虎豹之屬，張牙舞爪，齊向官軍陣上衝去。劉彥威的馬見了嚇得直跳起來，將劉彥威掀翻在地。卜吉大踏步正待向前，卻被左右兩翼一齊攏來急救上馬，官軍見了異獸，都拋戈棄鼓，各自逃生。卜吉乘勢追殺，奪了二百餘匹好馬，軍器不計其數。

劉彥威又折了一陣，軍士損傷者極多，仍退在傅家■內。想道：我一生未嘗見此妖人，欲待收兵回去，心下不甘。欲待再戰，又無良策。況且五千人折了一半，若再摧折豈不恥笑？正躊躇未決，吩咐軍中牢守寨柵，不敢妄動。

過了一日。只見冀州有文到，原來僉判夏有守招募壯勇軍一千，戰馬三百匹，差統領使陶必顯押來助戰。陶必顯遞了軍冊，參見過了。劉彥威大喜道：「天使我成功也。」打發回文去了，就教陶必顯領新到一千軍，另立一營為犄角之勢。吩咐軍中畫匠將棉布畫成獅子圖形三百具，限十日內報完，叫陶必顯引新到軍為前部衝鋒，將畫成獅衣披在三百戰馬身上。倘賊軍作起妖法，虎豹突至，放出三百獅衣馬軍士，箭鏑隨後。獅為百獸之尊，箭鏑以像其聲，虎豹見之必退矣。自己引大軍隨後而進，再令段雷、茹剛各引三百弓弩手預先埋伏左右，只等賊兵出城，抄出背後亂箭射之。雖有風沙虎豹只宜向前，不能向後。劉彥威分撥已定，自謂大勝之策。

再說王則正和左黜等三人議事，探子報官軍又到。張鸞道：「這番少不得貧道行了也。」引本部五百人出城迎敵，卻是馬軍。卜吉道：「劉彥威這廝連戰不退，歇了許多時又來，其中必有計謀。不才願隨師父同往一看。」左黜跳將起來道：「說得是。今日我們都去，索性結果了他，省得終日來刮得俺們不自在。」王則道：「貝州成敗決於今日，全賴列位用心。」癩子和卜吉都引軍去了，王則親上城樓擂鼓助戰。

且說陶必顯初到不知高低，使著一根狼牙棒，抖擻精神，大呼搦戰。只見吊橋下處飛也似一隊人馬衝將出來。為首一個道人頭戴鐵冠，身穿緋袍，面如噴血，目若朗星，手持鼉殼扇一把，背上背口鬆紋古劍。陶必顯暗暗稱奇，想道：這廝手中不拿軍器，一定靠著妖法了。已有準備，何足懼哉？喝教眾軍一齊衝上去。對面張鸞口中唸唸有詞，將鼉殼扇一揮，喝聲：「疾！」只見平地起陣冷風，吹得人毛骨凜冽如冬天相似。半空中一朵黑雲正罩在官軍陣上，冰雹亂下，都打得破頭傷腦。馬俱股慄，不容不亂竄。倒把劉彥威大軍衝動，弄得七斷八續，急急鳴金收軍。點兵時不見了陶必顯。原來陶必顯嚇得昏了，倒撞入賊人隊裏去，眾軍綁縛去了。再說段雷、茹剛兩路伏兵聽得喊殺連天，已知交戰。急忙引軍殺出，分明看見左黜、卜吉在前，用力追趕，須臾天色昏暗，不分人形。兩軍恰好相撞，各認做賊軍，六百弓箭手一齊發箭，都是自射自軍。少停天氣清明，六百人止剩得有百餘個活的，其餘都射死了。此乃左黜、卜吉行法之力也。段雷先伏在土窖中不曾傷損，脫去盔甲，混在殘兵中逃去。茹剛身中五六枝箭倒在地，不能行動。望見賊兵來到，拔出身邊佩劍，自刎而亡。後人有詩云：

不是將軍無智武，熠熠妖星如眾虎。
甘陵城畔弔忠魂，白日清霜共千古。

劉彥威見段雷引殘兵逃回，曉得茹剛身死，痛惜不已。又打聽得陶必顯被擒，方知妖人如此利害。夜間秉燭而坐，正思去住之策，忽然營中發喊起來。劉彥威安坐不動，差人問時，說道：「營前密布鹿角一時都不見了。」劉彥威大怒，按住軍中不許喧嘩妄動。綽刀在手，叫點起火把，自出營前來看，果然周圍鹿角全然失去。正驚訝間，只聽得東邊鼓角齊鳴，殺聲震耳，不知何處兵來。劉彥威叫段雷引兵向東邊迎敵去了。須臾東邊寂然，西邊又起火光燭天，如在一二里之近。劉彥威大怒，提刀上馬，自引數百人往西迎去。約行了三四里，金鼓不聞，火光也漸息了。劉彥威只得轉回，才到營前，只見南邊鼓角又起，殺聲至近。劉彥威吩咐段雷後營巡視，自己在前營立馬而看，也不去迎他了。軍中點起火把，通紅如同白日。不多時，南邊聲響又絕，殺氣又從北邊而來。劉彥威一夜不睡，正沒理會處，約莫五更時分，只聽營中又發喊起來，說道：「司更的被大蟲咬去了。」劉彥威喝道：「此地那得有大蟲到來？」說猶未了，只見營裏面，一個美貌婦人，手中仗劍，騎著一匹大蟲直衝出來。劉彥威連忙跳下離鞍，那馬早已驚倒。婦人和大蟲都不見了。軍中一夜不得安息。到天明看時，滿營都是虎跡。巡風的報導：「失去鹿角只在裡許之外，做一堆兒堆在那裏。」劉彥威嘆口氣，道：「此等妖人教劉某亦無可奈何矣。」即時拔寨奔回冀州。連夜申文到樞密院去說妖人如此，乞添兵遣將，廣求智謀之士，速行前去剿除，以絕後患。原來宋朝一款，但凡舉薦邊將失機誤事者，薦主一同罪罰，因此樞密使夏竦瞞過朝廷，不行舉奏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騎大蟲的婦人是誰，正是胡永兒。他見官軍屢戰不退，今番又一場大廝殺，也到陣前觀看。已知張鸞得勝，還不了事，直到傅家■劉彥威寨前布散鬼兵，蒿惱他一夜。只為劉彥威數不絕，所以結果他不得，只逼迫得他逃走。

且說當晚張鸞等收兵入城，眾軍解到陶必顯請功。陶必顯磕頭願降。王則准了，就封為統領之職，領著張、竇二將的軍馬。點兵時並不損一個，王則大喜，連夜殺牛宰馬大賞三軍。一回吩咐守城軍士小心在意，自己和張、左等三人排宴在州廳上，吃個盡醉方休。看看五更將絕，只見廳前一聲響亮，躡個胡永兒進來。眾人大驚，連忙起身迎接。胡永兒道：「你們眾人吃酒快活，誰知我一夜辛苦。劉彥威這廝已被趕回冀州去了。」把夜間蒿惱他事情，說了一遍。王則拱手稱謝道：「貝州方有泰山之安也。」

胡永兒道：「堅守孤城不成大事。趁此目下軍威，便可收伏附近州縣。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是。」當下再點人馬，王則同左黜引軍打東南一路，胡永兒同卜吉引軍打西北一路，只留張鸞守城。不上半年，連得了曲安、肥鄉、邯鄲、廣平等十數縣城池。招降人馬，多得錢糧，弄得勢力大了。東京賣肉的張琪，賣炊餅的任遷，賣麵的吳三郎打聽得胡永兒是王則的渾家，俱到貝州投奔王則。王則見人心歸順，乃自立為東平郡王。敕封胡永兒為皇后，左黜為國舅，張鸞為丞相，卜吉為大將軍。蛋子和尚雖不曾出力，眾人推他手段高強，封為國師，月送錢米在甘泉寺供養，只怕日後有用他之處。以下張琪等都掛印封官，其勢越大。分兵四出抄掠，各處聞得他妖術通神，無不望風而靡，河北州郡大半為王則所有。王則役起人夫，就州廳改造王府宮殿，與朝廷制度一般。又左黜、張鸞、卜吉都造得有衙門，耗費錢糧無算。又尊聖姑姑為聖母娘娘，創造行宮一所，以備他不時來往。百姓晝夜並作，無不嗟嘆。又遍訪民間有顏色閨女，納入王宮。上等的為妃嬪，次者做宮娥服侍。又選美女三十人，賜左黜等三人。張鸞原是天閻，近不得女色，辭而不受。卜吉見師父辭了，也不敢用。只左黜原為調戲婦人，被趙大郎一箭射傷左腿，做了癩子，今日雖然學得一身法術，淫心不改，收納了十個美女，日夕取樂。又各處自行選取，與王則賭賽的受用。只因這般有分教：草頭天子坐不成一面江山，癩腳妖人做不徹千般鬼怪。正是：

奢淫無度終遭禍，變許多端久必窮。